

办法

一个好友，五六十岁人，还吵着要闹离婚。

「到底是为了甚么嘛？」我敷衍。

「你不知道我老婆有多可恶！」他说。

「我没听过有一个不可恶的太太。」我毫不关心地。

「她整天干涉我所穿的衣服，我吃的东西，我用的车子！最后，她连我的工作也要管，骂这个骂那个，谁受得了？」

「夫妇嘛，有甚么话不可说？这是她们最大的借口！」

友人愈讲愈气愤：「骂第一次，我说是是，我会改。同样的话又骂第二次，我不出声，那算是够容忍了吧？但是还要骂第三次，太过份！」

「女人嘛，」我又劝告：「一结婚，就认为你属于她们的，要怎么蹂躏，她们都有权力的呀！自古以来都是一样，你以为你是第一个吗？」

「太岂有此理了！为甚么一件事要那么重复又重复？难道连骂人的想象力都没有了吗？怎么可以那么啰嗦？我有甚么罪？」

「你的罪，就是娶了她。」我想这么说，但看他可怜，也就没开口。

「我快发疯了，你认不认识甚么心理医生？」他问：「问题再不解决，我会自杀！」

「不认识，律师朋友倒有几个。」

「律师费，很贵吧？」

「你不肯花钱的话，倒有其它办法。」我说。

他的人生忽然充满希望：「甚么办法？」

「两三百块出得起吧？」

「当然。」

我懒洋洋地：「去庙街吧，不然到旺角的一楼一凤去，包你烦恼完全消失！如果还想死，就不戴套好了。」